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五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恩任季重父

壽文

奉壽少保公母夫人序

繼母

只兩意開局

丈夫鵠居而豹隱其英毅濶遠之氣發於顧盼歎詫之間見於幹濟積散之實足以攝一家重一鄉而蓋一邑名聞於四達之衢是人者凡人欲仰而親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為其妻者焉得耦之以為夫丈夫



虎視而龍躍其功烈垂千萬年其望震天下其威之所及遠在扶桑日出之外位之所致兼上卿保傅之崇其爲天子之所知遇則出尚方之所有倚毗慰勞之言日馳而月至是人者凡人欲仰而望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母者焉得俯之以爲子夫所爲不易仰者非我師翁少保公其人而所謂不易親者非我師翁之尊公其人乎夫不易親者得耦之以爲夫不易仰者得俯之以爲子人皆謂方太夫人之福亦既超然盛矣而張太夫人一旦從而繼之固有方

太夫人所不能兼之於前者而太夫人能兼之於後而我公日視夕問出於祿養之外又且以事方太夫人於昔者而事太夫人於今蓋太夫人之福至是而極盛其德亦至是而大有所徵矣今年爲太夫人七十壽五月廿有五日實其生辰時幕下之士某輩與賓游所嘗入幕而侍者相與言曰我公視吾輩猶子其於太夫人則諸孫行也顧屈茲嘉辰其可以無頌乃顧謂某曰子賓典文章其操筆以思渭既不敢辭乃稽首作而言曰昔魯侯服淮夷國人頌之而推及

於所生曰天錫公純嘏令妻壽母今我公觀笈東夷
寧一海向是今日之魯侯也太夫人之於尊公也爲
令妻其於我公不將爲壽母矣乎天之所以錫公與
母者多矣渭小子從國人後敢以是爲太夫人頌賓
與士相顧曰是今日之頌而非他日之頌也渭曰
是烏可量哉有待因盥手再拜敬書

贈吳通府公母夫人序

其持論不踰尺寸

楚將子發攻秦其母教之曰越王勾踐之伐吳也客
獻醇酒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飲其下流味不及

加美而軍士戰自五也異日有獻襖繻者王又以賜
軍士甘不踰嗑而戰自十也於是子發承母教遂爲
楚名將其後魏有房氏者撫子緝有母儀法度善誘
嚴訓緝後守濟陰去之日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
大夫高閭者爲文稱其賢今我吳公之判紹也始自
會稽史提兵禦東夷能與戰士同甘苦外攘內守吾
紹賴以保全於是士民相與立碑頌公德往往遍郊
墟城市間雖多以紀其戰功然撫民聽斷之間廉靖
惠慈薰積於人心而并著於金石固若兼發與緝之

勳名而不少讓焉者豈母夫人之訓所以益成公之德者固不異於發與緝之母歟夫北堂之教行諸閭幃士民者不得以與聞而公之爲將與守與發若緝者相似且尊人州判公舍母夫人而往也久矣非母夫人之益成公德而誰成之哉今年躋八十九月某日實其生某輩感公之德而邇其所由相與告語曰公爲吾越人之壽者多矣而母夫人實成之今母夫人之壽越之人固咸相頌也而某輩聞得侍公受教澤而爲日久其於母夫人則曾玄分也不可以無頌

頌謂某曰子號能文而齒差弱於諸君宜効其勞某旣不敢辭則操筆以綴曰甚哉發與緝之似公也然二君者遠矣獨可想見之耳而又况其母哉若公則固數望見者也美頤而雄視精悍氣見於眉間偉然福壽人也意必有特稟以成之而尊公之年旣如彼謂非母夫人之獨厚而何哉夫不知其鑛視其金金粹而鑛必良也不知其璞視其玉玉美而璞必完也則夫占母夫人之厚者亦占諸公而已矣公尚強力茂齡有爲功德不可以量而母夫人就祿加飡且日

益康勝今茲之壽也。蓋爲之恒升云爾。某輩莞然而前曰：是或可以爲母夫人壽矣。某拜手敬書以獻。

胡志甫生日贈篇

子志甫生三十，其族昆弟姪某等若干輩，嘉其人也，必欲有所舉而難於祝，謀於徐子。徐子曰：凡壽竝非古况三十哉，無已則有說焉。其勉以言也。衆應曰諾。徐子乃進志甫而謂曰：山簡古名人也，父濤爲吏部，號稱水鑑，而不知簡當其時簡生三十年矣，方以此自嘆及簡守襄陽，風流儒雅，爲晉名臣，父知不知，無損也。由此言之，人在自力耳。志甫尊公以進士起家，位九列，忤權貴，繫詔獄者十有二年，志甫方弱冠，已抱經爲諸生，乃徒步走京師，爲尊公訟寃上書，闕下。天子憐之，又載其副本，嗚呼！館閣省寺諸公間，尊公賴以釋，尊公其知志甫也久矣。始無吏部之蔽，而後垂襄陽之名，吾願志甫之力之也。敢以是爲勉。然志甫文采溢出，好排難解紛，拯人急，重信義，散金麾帛而不顧，有類於史所稱翩翩公子。若平原君之爲者，卽不守襄陽於簡，奚讓焉。又卽使拓志甫之所

驚不已。雖下視蘭可也。茲因其三十而衆足請祝也。故聊舉蘭事以志之。客有善繪者在坐。予令作山蘭守襄陽醉習家池圖。

贈王翁七十序

樂山

映染自佳

蘇長公言曹魏時毛玠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奕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侈靡。而奕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始吾之爲生於縣之學也。大夫已先。我名學中。當其時。大夫爲生。作爲舉子業。有聲名。又

謂青紫指日可拾取。又御史大夫公後也。氣亦凌振。

於時輩。卽生其衣履。無不裘葛鮮好。卽出當暑。雨無。

不挾蓋。隨童子及高會。召客亦無不腆。其圓方。遇鄉。

里事。直曲之無縮。惡及大夫長公。旣振漸解于鄉。而。

大夫春秋亦稍高矣。乃棄學中生。奉制得被學官。

品服。其後長公成進士。歷刑部郎大夫。大夫卽得被。

其品服。然其爲衣冠也。猶裘葛而已。其召客也。猶曩。

時三五方圓而已。至暑雨。值備作。或不挾蓋。隨童子。

遇事。或不敢曲直。特手自挈一鴟夷。登高泛海。賦咏。

終日與盡則拂衣而起耳。夫人固有冬則寒夏則燠者，此固齷齪不足道，亦有故溫其冬涼其夏則尤不免於有意以改其常，皆所謂內不足而與時二三也。惟大夫於此既能一之矣，而又不出于意，不知於蘇長公所稱徐奕之事何如耶？噫，殆不足遠矣。今夫物善變者則不長，故得水爲筮者，倏忽而爲蟻，蠶爲蝴蝶爲程爲馬爲人，一時未周而已失其故。金投于水如是也，投于火亦如是也，故歷劫而不能毀其大，夫之謂矣乎？大夫今年爲七十，長公之友某以頌屬予，故予及其宦壽之道，蓋如此。然大夫當四十而鰥，至今三十年，帷中無一侍者，力可以爲而不爲也，此于壽不彌宜耶？

賀季母吳孺人序

季母吳孺人者，山陰州山文學士吳翁諱圭者之女。會稽諸生子見甫諱卓者之妻，布衣稱長者諱東者之子，婦御史公諱駿者之孫婦，而吾師長沙公諱本者之姪之婦，其姑則兼宮閣禮書謚恭僖張翁諱景陽者之女，其子則以少年明經起爲諸生，以文高廩

再薦於鄉，而偶再落之名岱英字有毓者也。始母自
吳歸季，當盛時，宅火珠里，處諸大人及娣姒少長間，
隨所直無一不慊。當事後往往得羨且嘆，晚而家稍
落，及徙目連里，與余家竝僦而栖，門相對幾十年所，
既五十歲而孀，乃賓友時時集有毓書舍，未常得聞
母一高語，一笑謔聲，諸黨中尊者愛慕之如女，卑者
嚴事之如母，直內外近服輩過造，宜送迎亦不使裙
裾曳堂闕，其貌象端飭，卽坐深帷中，霜氣遙逼人，冷
然若在只尺。今其年七十，知有毓者多，箕歛買羔雉，
及請名人文以祝母，而余不及廁也。至是有毓乃用
酒漬一鯉，鹽漬兩鳧，勺酒于甕，可半斗許，一童子擔
之，氏叩而來，索余言，余告之曰：夫以母之德之長，殆
若天授之然者，天既長其德，寧忍短其年？若是而人
猶曰：吾將取祝以長之也，是謂誣天，誣天愚不敢，乃
母德種種如右者，愚所親知於他日者也，敢聊書以
代祝。

壽王翁五十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然民則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自少至老，終不
往來，而吾越之所產之需于衣也者，曰苧，曰葛，曰麻，
曰木之綿，曰絲之布，曰絹，曰綿之紬，已矣。而諸羅若
諸紗與綾，若諸織絲，若諸他出蠶之口，入織工染工
之手者，多在他方，未可以指數也。重利而輕生，計歲
而忘月，以客爲家，不遠數千萬里，甚或僥其幸於百
蠻之鄉，重譯於諸大海之舶者，不少也。况在區區九
域中，何所不蹄且帆乎？吾鄉王翁字少南者，吾所好
許君字懷秋者，姻家也，業以蠶口物入織染手，用回

易以起家，金鉅千，其將回易也，每持數日糧渡江而
西，不越百里而止，更西而南，抵吳會，不越三百里而
止。一夕或三數夕，而歸舍且寢于其家矣。畜其回易
于彼鄉，蠶若織染者，以應貴富者之求耳，而已則多
布素，裹束其衫袴，卽吾越之諸所產稍精如上文所
列者，亦未必盡。楊且襲之，蓋庶幾于老子所云安其
俗，美其服者歟。今年齒始五十，許君丐予言以壽之。
夫古今稱壽者，莫老子若，而道德經要肯貴廉與樸，
趨利不過三百里，廉也。自所楊裝，不取奇異，樸也。

其夷不涉其險，翁之天資殆一二。默契于老氏者，
吾以此卜其壽矣。

壽胡母序

代

古今稱子之才賢者，多詳於父而略於母。其擇徑路，
取功名者，多右經術而左刑名。然西漢時有趙禹，杜
延年，禹雖急於始而不能緩於終，至以平稱。有杜延
年，發霍氏之隱，東漢時有丙吉，有仇覽，皆世稱長者，
也無不佩刀筆，起曹史，卒致九卿三公。此四五公者，
何負經術之士哉？而母之於子也，如烈女傳所稱下

道歐蘇母氏無勞其父而成其子，且無論若媛也。居
必肅而食必忌，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名曰胎教。
擇良婦以提抱之，慎乳婦以煦哺之，名之曰保母。此
又何說耶？今夫天地之於萬物也，生之者天而成之
者地，天一施而其功畢矣，地受其施，其以朝夕若周
歲而成者，無論也。乃若豫章必七年而始芽，母之於
胎子而成之之難也，亦焉得不如是由此觀之，子未
必皆成於父而不聞成於母。經術固不可不右，而刑
名亦不可以盡左，亦彰彰矣。胡母子凡六，其四一以

鄉薦起一以國子生待薦於京人知皆右而不知四
子刑名者之不可以左也知父教而成其子者矣不
知母教而成者之隱而不彰也吾故於胡諸宗丐吾
文以壽母之五十特舉世之左者與略者以壽母而
所謂母之子一以鄉薦名某乃與予爲同年其可謝
不敏斬不壽以文耶

壽張灤州朱宜人序

代

同知漢陽府十峰張先生者越之雋偉人也其次公
今守灤州曰太初者少而以慧稱先生奇之將卜婚
焉而感諸夢乃得望族朱氏已而物色之筭朱氏女
稱淑也太初遂婚焉時先生已謝漢陽歸矣廉而乏
朱宜人則傾其所歸奩以給斧爨上奉翁嫗中備戚
友下飽煖其臧獲被祈祈僮僮然於羹爨蚤暮間漢
陽公若灤州了不知其乏也於是漢陽公得一意以
教灤州而灤州亦一意於父師之教學旣充遂中高
選司銓者復奇之始仕輒守灤州灤州廉如漢陽公
而乏亦不減漢陽宜人損減於已所當御不瑣細於
灤州而灤州不知有乏亦如漢陽公之不知有乏也

乃少割其贏以教其二男子二男子甚英偉邇乃擅
文譽於太學中猶漢陽灤州之在疇昔擅名於郡邑
也噫婦道至此亦可謂婉而盡其大目矣苟枚舉之
數紙不勝也今某年月日爲宜人若干歲矣其某親
某客燕京以某漢陽人漢陽公某祖也漢陽公之弟
內山公襲爲楚文宗某師也而內山公子陽和又與
某同官翰林則兩世兄弟行也而太初閱考時封誥
又某撰也有如是之分故於是請也不敢以不敏辭
乃若宜人之壽觀德而可卜其長矣又何庸取辭於
不敏

壽某州守某君序 代

夫學生之以雋稱者以歲薦而屈矣謁選得令長備
矣令長而陟郡判屈伸之間矣然今之例非鄉科及
甲以歲薦而得是者亦不可不謂之申也以郡判得
守於州則大夫矣得大夫卽甲亦以爲尊而榮非有
廉幹惠澤及於縣之令於府之判則不能越次以超
而州守者陟階非部郎則憲僉最次者則部貳竝大
夫而尊且榮者也外舉者不能抑內者不得以非鄉

非甲而抑之、而滇之某君、自歲薦而長縣、自縣而判府、又自府而長州、其階上則將部、中則將僉、最下亦不失府貳矣、乃懇退者屢屢、百姓聞之如失考妣、州士聞之如失師模、士大夫聞之如失良伯仲、不約而同、並懇留於郡大夫、郡大夫宣言曰、三公九卿、易百姓一口難勉、慰而留之、頃某年月日、初度迨五旬矣、而州目某者、予之也、使來索予文以賀、夫以予

觀於某君、以歲薦三仕、爲縣長、無間其於仕進者也、非退者也、於當進而數求退、是恬者也、非躁者也、恬而非躁、可以卜其於民也、善愛而養、其於士也、善教而循、於鄉大夫也、善久交而敬、郡長留之、亦可以卜其善別賢與否、目之索予文以賀其壽也、亦可以卜其善事長官而非諂、蓋一舉而五善兼之矣、五善者、五福之徵也、五福者、以壽爲首也、某君之壽、奚待於某祝

壽諸左泉序

代

少宗伯諸公、別字南明者、有兄弟四人、長曰滄浪、次曰左泉、又次曰北溟、而少宗伯各因其人而處之、弗

漫也。當其在翰苑及宗伯時，或招之使來而來之，或不招之使來而自往就其教，則喜其受教也。或招之使來而竟不來者，宗伯亦不督之者。左泉一人是也。左泉之爲人，不薄於親，不凌辱於鄉黨，不疎於友，不泛於檢括算籌。宗伯知其然，獨喜割牲縮膠，召詞人與談聲，偶窮晝夜無倦色。一及不平事，則慷慨悲歌爲覆杓者。穆時旣而復飲，不醉不已。栽花養魚以觀其生意。宗伯書再至，亦再不往。蓋略世情而尊古道，其嗜飲可附柴桑。其自奉而取給于尉陀之橐，以分諸子亦略似陸賈。宗伯知其不有，宗伯勢於鄉戚也。故安其不就招，此可以觀其平生矣。其人長軀而面亦不短，聲琅琅如鸛雀。法面長尺，壽合百。此其徵歟。歲某支于其五十生辰也。諸鄉戚丐予祝，予觀宗伯季孟間凡四，往者三屈指，而以壽存者獨左泉耳。而噉梁肉以升計，酒以斗計，朝飲以夜計，或夜飲以朝計，而容不悴，顏不衰。壽帶亦隱隱起，嘻術家所謂面長人壽滿百者，非耶。予於左泉審其爲人於宗伯，有分誼於請祝者亦多。蓋不得以不敏辭也。故述其所

付於天者以答之云爾。

贈葛太君序

得步得景少言自遠

期人之年者必曰百歲甚則百二十止矣至於九十則近百與百二十矣夫未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期之者也期之則百爲遠遠則其享也長長故可慶也既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特踵之云爾踵之則百爲近近則其享也短短則懼懼則不足以慶而今葛母太君者亦既已九十矣而慶者彌集某常復於所乞言劉君某趙君某曰世有無述而徒恃於年者當九十則近百近百則可懼可懼則不足以慶而太君之於九十也則不然也則不然則慶也辟之陟高者千仞而將巔走則少矣回視其所歷景則多矣夫步之少不足以奪景之多則與其得于步也寧得於景也夫太君之夫子山西布政使也使賢也其子若孫並郎與士也郎與士又賢也而太君一相之以爲妻一撫之以爲母故異日者使之賢與郎與士之賢太君之賢之也賢之而九十矣非登高者之於步與景也其步則少其景則多者乎噫此其所以宜慶也非慶

其步也慶其景也某也幸盡得附交於太君之子孫
尚而判於鄂曰焜爲山人于家曰曉者尤善曩約過
兩君幸一拜太君於堂竟悠悠未可得今直太君生
九十矣意謂且決往而又流轉客金陵然不敢負劉
趙諸君委也一日從牛首望長江呼管而書曩所復
於劉趙兩君者以寄壽太君者如此蓋意亦有感於
川之方至耳然而川言也猶涉以步慶也

贈族兄序

徐自偃王入越迄今數千年吾宗居會稽自吾祖而
上代多豪雋富貴老壽之人至吾考若新河五叔父
西河二叔父諸君子或爲州郡或自部郎俱階大夫
橫黃金而子孫亦繁多大其門戶美其衣食高者以
明經爲生員次亦以氣槩雄視一鄉少者壯壯者老
則又相與內履曳杖皓首而往來於湖山社里之中
盤桓於邊豆果挾之側其所謂豪雋富貴老壽之人
蓋無忝於上代所稱者也二十年中諸君子之迹熄
而澤微抱徑者或不得仕富者或轉無常業至於求
諸老壽人亦往往不及于前時而吾宗日浸以衰矣

然則一門之中而欲全盛全盛矣而又欲其久也不亦難矣哉獨吾西河之二兄以相傳之業抱雄偉之資效禮讓之行以挾數千金之產安享而無所升沈者兼豪雋富貴老壽三者而有之舍兄其誰哉真可謂無忝於吾祖矣雖然之三者之全是吾諸父兄弟之所以爲兄善也而或非兄之所以自爲善者也乃兄之自善則必有出於三者之外於是兄方躋七十當生辰諸父命涓以文將率宗人賀兄於庭且曰當祝願其壽夫兄壽又何祝焉大叔大父非兄之祖大叔父非兄之父而今某太孺人者又非兄之母乎二翁者年俱踰耄而太孺人且期矣兄固其子孫而賢者也兄壽又何祝焉兄少有大志常以明經補郡學生旣而以例授典膳舉非其所樂有子某甚聰明曉禮義賢士人多與之友是舉也某以不文辭以大人命辭不得於是乎序

贈陳翁序

郡城南去三十里曰平水多巖巒谿壑之勝鄉大夫士志遊覽者往往上下其間有隱君陳翁以儉節累

重貲敦行好禮世家於是大夫士聞之以道經其門
悉願交焉或信宿而後去如是者蓋數十年以爲常
無厭也至是年八十某月日其生也而予甥某者翁
子婦父也將徵文於其宗尊御史君以爲壽御史君
曰爾表從父通政胡君在及詣胡又曰爾舅氏徐君
在則詣予告其事乃予更思代予者既不可得矣遂
將何以壽翁哉予惟世之人多積厚居非緘囊閉橐
屏去交際之文以爲得則必結納奔走附麗貴遊以
爲榮假借聲勢以爲援如莊周所彈張毅養其外而
攻其內以罔其天年者皆是也翁以儉德力本積多
且厚矣賢士大夫過之未嘗聞其厭倦如所謂緘囊
閉橐而深居遠蹈亦未嘗見其輕入城市數過賢士
大夫之門以成己之援爲己之榮此其於所養爲何
如而不足以自壽耶予夙好登覽常兩走武夷千里
道樂就高人羽士說長生談玄理而不能一見翁於
會稽諸山近在睂睫間者以自附於賢士大夫予過
矣翁俟馬麗辰嘉節望見野服角巾二三輩坐扁舟
冉冉而至者非胡趙二君或吾與吾甥偕也當其時

儻別有言以爲公壽耶。

奉壽馬先生六十序

嘉靖乙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爲吾師白峰先生年六十之生辰而蔡齋馬先生覺山張君元亮龍陽趙君練龍峰陶君秀醒心徐君來卿東亭徐子棟月川丁君時泰莘野劉君尚志豫吾季君濟輩凡十有七人皆先生曩昔會友也至是先生自以候接生辰年始滿六十旣三仕爲大夫以歸而諸君者且無恙遂借生辰以樂諸君乃于季春望前二日觴諸君子宅之

寧壽堂中酒數行客有願卜長乂者持籌以起合諸君齒乘之得千歲有奇東亭子旣爲文以記其事矣而諸君者以先生縱令不預期觴之猶將及期以頌乃釀金具尊俎繪圖而私謂涓固先生所常親授經握筆而教以文者其令作頌以書于圖上方涓旣不敢辭乃進而言曰諸君今日欲致頌於吾師與前日紀千歲於師之座豈非欲吾師自今日至百千極久長而不已哉涓常聞申公矣其與楚元王俱愛魯詩以浮丘伯也由秦入漢歷高惠文景之世始復以

明經迎至漢廷議大禮時年八十餘矣及退而家居者復數年申公蓋庶幾百歲人也而其所治魯詩則自漢入西晉延綿於世至六百餘歲而後已世言經生壽者必歸申公然申公壽又不若其經之傳爲尤壽吾師固治毛詩旣以明經三仕爲大夫稽始生及入仕且歷三朝今其致歸亦復數年矣而經業猶在也正使老且復召其齒當不出申公下然此特以形壽耳形壽未有踰百者而君等至欲以千計豈以治魯詩者壽止百年耳而其經之傳則五倍於其年毛詩非魯詩比也是以至于今有傳焉而吾師治之又精從而轉相受者方景相合而環相循也豈千歲而遽泯哉是宜以千歲卜也不然將諸君之言幾於誕矣夫吾師曩與諸君以文字會於一堂退而教其弟子於塾者此經也今而觴諸君於宅諸君欲以言而致頌者亦此經會中之友也則謂之受命以作頌安得不以經哉而世猶曰申公之師浮丘伯仙人也申公師其經兼得其術遂能百歲云於是諸公可謂言遂書以爲先生壽是舉也預觴寧壽堂者半去別舉

禮、姓氏隨之、遂不重列、而蔡齋先生又爲渭之師、醒
心君爲兄、而東亭子則姪、其他皆前輩、若同輩友也、
蔡齋先生名禹錫、

少保公五十壽篇

渭常觀郭汾陽王、當唐天寶中、值天下多事、遂以朔
方鎮一軍、收東西都、還兩乘輿于蜀、陝其所平、定經
略、俘禽破走、羈縻服從之事、自常山河東西、若關陝
河曲、邠寧、鄜坊、地不下數千里、安史李田夷夏名酋
不下數十人、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諸夷、不下數

種、其功烈之崇、何可得而悉數之也、然汾陽身爲將
相、侯王、其麾下宿將爲侯王、幕府吏士、後亦着爲將
相者、兩途、竝百餘人、他若奉入賞賜之多、子壻諸孫
之盛、視履歲月之久、蓋以千萬億計、世之言榮且壽
哉、真古今一人哉、次則有如裴晉公、其威譽德業、不
減汾陽、而身所享食者、亦大略相等、然晉公起文科、
故所致多名士、史稱其居集賢里、與白居易、劉禹錫
爲文章、把酒達晝夜相歡、而留守東都時、亦辟皇甫
湜爲判官、以渭所見、我少保令公、提一旅起倉猝、取

名酋數十輩于虎穴中、還三吳、若浙閩數千里地、於將去之際、使自東以南、諸番夷脅息不敢西望、其勲業頗有類于汾陽、而公始自御史按浙、至于今受命加秩、以成茂功、又與晉公以御史中丞視師淮蔡、其後加侍郎平章招討、遂用以平定蔡人者、宛相似而橫戈破陣、爲下論道、握寸毫以斫文士之鋒、于杯酒晏笑之間、磊磊然燕居集賢、留守東都之風、烈抑不知汾陽于此爲何如也、然則古今所稱文武才者、非公其誰哉、公今年始爲五十歲、九月廿有六日、實其生辰、于是文武吏士暨卿大夫士三老子弟之在四省、朝野夷夏之慕想而屈伏者、咸走集遣使、且謂公所活無慮數億萬人、其所營則關國家千萬年之運命、今主上聖明、其所以遇公、既已至隆渥矣、顧其榮與壽必侔於汾陽、晉公所享者、而後慙于人心、然亦理所必至也、敢以是爲公慶、乃若涓小子叨載筆之列、在拜伏未行、使君易禹錫鬯等處、其間上晉公壽、必有弘詞、以章厥美、而潛淺劣不能也、謹撫汾陽晉公事之稍類于公者、獻而并俟其食報之、驗于

他日以仰致祝頌之意云

壽徐安寧公序

上虞徐安寧公，今年壽始躋八十，某月日爲其生辰，而公之配某夫人亞公一齡耳。予表兄趙某甥某得附交於公，令子刑部君將以旦日奉所繪椿萱並茂圖以爲賀，而屬言於予，懇不置。予自帷下士耳，雖有言無足爲公賀者，又遠在百里外，徒閉戶伏處，未常竊睹公令儀也。而何以言爲？然予曩歲客省市，見館中童子挾連牘過廡下，取讀之，累數千言已，乃閱其銜，則刑部君名學詩者，論宰相札也。當其時，宰相勢傾中外，熱炙手，士開口者輒陷，胥於是服薦簪筆之流，徒抱憤相視，莫敢發以須釁，而刑部君獨抗越極，詆之言切直，英特慷慨，歔歔讀之者，夏慄而冬汗，當是時，天子爲動色，而海內直節憂時之士，因其言，莫不想慕，願見其人者，而獨予哉！然予當壬子夏，偶得見刑部君於荆川先生舟中，自是遂數問其跡於往來上虞者，稍及其家世，乃始知安寧公人言安寧公起賢科，判鎮江寶慶兩郡，其後擢知陸涼，及再補

安寧則以刑部君言事遂止不去而家固山中也蓋
閉門謝事足罕至城郭長吏每以上賓禮迎之亦不
爲一往而其自鎮江移寶慶也多善政稱循吏已超
然祠名宦中及問其得移則又以直道忤巡使也夫
天下人欲見刑部君而不得者多矣况得聞安寧公
之履即使得見君又得聞安寧公之履矣又安 值
其壽與值其所親者屬一言以內之哉而予今舉幸
得之矣然所謂屬一言者政未聞其有所得也陳咸
之在漢以直聞而其父之教之也以調至於今于載
人言其子不能無少於其父是家難全德而譽罔流
也刑部君仕居中以直忤宰相於 朝安寧公仕居
外以直忤巡使者於郡雖非其相約以必爲也而其
守道抱貞而輕富貴若出一轍將使千載之下聞之
曰某邑里徐氏父子世直臣也其於家之德不爲全
而譽不爲久乎是其去漢陳氏遠矣又况刑部君之
直非咸之所爲直者乎夫予之所見於刑部君者以
直所聞於安寧公者亦以直則所爲內一言以爲之
壽者舍直復何言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然則直固

德壽也而予猶沾沾然以父譽垂千載以爲公稱信
斯言也又烏足以壽公哉

賀郁太君序

自弘治之丙辰歷正嘉隆萬于朝爲五自丙辰至
今乙未于甲子爲一周又一紀而逾八于履爲八十
亦難矣然而在女嬪爲尤難女嬪中在勞且勤者爲
尤難或者曰凡人所閱所周與所履同矣則較其得
之之難不難不宜有異也而何以獨難于女嬪曰聞
之于經癸之竭也女七而男八則男數恒多而女恒
少女婦而八十不爲尤難乎曰女婦同也年八十同
也則難之亦宜無不同而何以獨難于勞且勤者曰
兩器均量也所注水亦均入也其先竭者必數汲後
竭者必踈汲也數汲而復後竭必器倍其量而注倍
其入者也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而得之勞且勤者
不爲尤難乎郁太君之履也吾不知其他有子四人
其長者始領鄉書于癸酉次者成進士于己未出牧
江南河北間竝賢于邦家而再次者方挂經而耕竝
賢于鄉里凡此者皆太君與其封公共襟抱怡提于

五十年之前而封公既往則太君者獨撫教婚娶于五十年之後者也其爲勞且勤何如也耶余所難入十于女婦中者爲太君而難之也信哉非稟倍其量者不能而賢亦賢于是始某隣太君宅某母常隔垣而語已則顧謂某曰郁夫人冬擁貂而夏披縠其享也如彼然日能洞細手尚不去針其勤也如此今宅與母俱遠矣然聞之于人太君針尚爾嘻八十人尚引針而紉其壽于他日者寧不徵于斯其爲勞且勤于前日者又寧不徵于斯耶某得交于太君諸子間值太君生宜頌矧余君輩爲太君家兒女婿者復屬某以頌哉

贈馮君序

鳴陽公父

傳曰智勇辨力四者皆天民之秀傑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在三代則出于學在戰國暨秦漢之際則出于容故堯王分其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然後民靖而國安噫斯言也豈俗學拘儒所能道者哉其在吾鄉則待封馮君其一人也君產南郭之墟有田遠廬舍當其勅備而耕槽豕

積糶焉。鴨則居然一農牧人矣。及整其冠裾出爲正長。以百里之邦。君相可不閭里問事。折衷其不平。拔其所抑。衆論持兩端。君直取一言片約。徐起而收之。以定是非于口中。則又挺然齊趙魏楚間。四公子之所尊禮而賓之之人。秦漢之際。壺關三老定國。是千萬乘之前之輩也。若是者。非傳所稱天民之秀傑耶。苟不以富貴終其身。其殆非天之意矣。君于是教其子長公。舉于鄉。長公于文特妙。取進士如反掌。又其人敏而與計。其效當必致大官。君之享且日盛。又君長七尺。腰可十圍。叶音似擊。考鐘賁談鋒。兩集笑格。若鸛雀鼓牙。噉梁肉。倍數少年。非百歲以下人也。今始爲六十。而陳君守經甫者。于君暨其長公。有世義。以予間常觴咏于長公間也。故來以序屬而敬爲敘之。

贈子錫序

子錫六十。涓輩將命。繪聚言以壽之。子錫曰。母襲繪。其令作高陽之徒。雜以淳于髡之語。糟天地。鋪丘陵。垂筭墮珥。而無以容吾放也。而後可。圖成觀者。駭焉。

不敢進于是舉乃涓則挾大白引滿歷階而稱曰今夫聖人之學爲聖人也天爲上人次之故曰誠者天之道而誠之者人之道古之人其幾于天之聖若此其難也有人于此羅麩蘖聚卮壘一啜而頽焉則生平不能容一介于胸中者至此而冰融于大海水之外無一物梗隔于六合之中若此者一時之天全于酒也故聖人積銖累寸有終其身而不得者而子錫乃欲于一醉而得之君等又奚爲而駭也駭者曰是則然矣彼壞而黛者何爲者耶日子產病其兄朝與其弟穆之荒于酒與色也而難之而不得以語鄧析析乃以真人許朝與穆也而不以治鄭許子產夫以子產之智鄧析之賢而交相許讓酒與色者以爲真人此寧不有說存于其間耶今夫舉狙獼而束以周公之冠冕有時端凝而坐矣可以爲靜乎佛大弟子有具手服各以千萬計者當其眼之照萬物也紛然無所不營而手之攫且拏也至弓矢鈴杵香華戈戟之類無物而不攬可以爲動乎于是諸駭者始悟而日子錫之醉果若子言其殆托于酒而幾于真乎是

壽與道之經也遂相與飲頽然而別

贈黃母序

余友鄺君之女兄爲貢科黃某配而某之父黃翁暨其配曰翁太君者鄺君女兄之舅與姑也翁太君某年月日爲八十生鄺君能文聲著甚矣不自爲文以祝太君而以屬予予難之不得則謹書以頌曰夫鄺君與予好也君之所願祝者豈非亦余之所願祝者耶君之祝太君而願之也必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予祝之而願之也亦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雖然此特以言乎姻戚之情耳無論其可不可靡不然至於余也果握管以書其人豈敢盡然也耶可則然不可則謹謝而去之矣豈盡然耶予初聞諸鄺君太君翁姓也爲尚書公女兄在尚書公家時稱最淑及配黃翁翁邑雋也使非太君配之則未必宜有五子五子亦皆雋也使非太君母之則未必人人皆有立斯言也匪鄺君則然鄉人莫不然也匪鄉人然以問於郡之人郡之人亦

莫不然也。是故予得而然之也。屆誕而令予祝予。以在昔然之故也。而祝之、祝之而願之、亦不得不然之也。否則予言雖不能以重輕人、然亦烏能以不然爲然、以然爲不然哉。只以然不然掉合成文。

壽朱母夫人序

吾友鳴教張子去年歸自上海。上海邦憲朱君以其尊君福州公集寄、而鳴教復持邦憲之詩篇來。予竊疑福州公風咏灑然無累于物、而其章疏又傲然不顧其家。邦憲旣大家子、予立觀其詩、則又富于學而深入于理。鳴教始爲予道蔡孺人、福州公讀書取甲科爲才進士、知餘姚、奉化爲良父母、入院爲名御史。知福州爲賢大夫、居則入鄉賢宮、則再入名宦、則孺人助之于內也。邦憲始孤、旣長、博群書爲才子、內外交際、官府錢穀事、一不涉其耳目、爲高人、入則盡孝、養出則多交游、則孺人理之于上也。夫不知其妻視其夫、不知其母視其子、余觀福州公之集、邦憲之詩、篇雖無鳴教言、固知有蔡孺人者、之爲其妻、與母也。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妻而不類爲母、而不賢者。

之婦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及鳴教又爲予道孺人早持節處家務、理錢財、諸所難事、使予而得早聞知、則又不必熟其夫之宦跡與其子之名聞而決知其夫與子又宜有福州公邦憲之賢者也。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夫而不中、爲子而不肖者之男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孺人以某年月日生、今年爲七十壽、鳴教旣與邦憲善、而予得以書問通好、則謂予爲文以壽、余旣不能若少時爲詞家文以悅人、直敘茲事、則嘆曰、福州公旣早謝事、而孺人又賢且才如此、厚歸于

一人、豈有不永年之理哉。

王撫州六十序

代

撫州公、余兄宿州公之壻之父翁也。宿州以茲孟冬之望後七日、歸其女於公之子、而仲冬之朔、適值公六十之辰、宿州謂余曰、頃者女舅之辰也、女以篋組履舄進、則婦事其舅之禮也。而近世姻連中、尤尚者壽舉、壽舉而尤尚者、頌言、乃羔雁若筐篚、則下矣。夫婦能舉于舅、而婦之父不能爲女頌其舅、孰頌之也。其於頌言也、弟能之而不代其兄、孰代之也。余曰、能

則不敢代則何敢辭雖然有說焉夫頌者容也謂形容而盛美之也盛美之者是侈之也乃余之頌言也異於是公以明經成進士拜行人爲天子使四方

歷刑兵郎大夫慮囚江以北有能聲出守撫州則二暮年耳而遽歸也故知者爲公惜曰以資則鑑也以秩則銖也是追論其往而以屈侈公者然也又公歸自撫州年始艾家食者百弦朔而始爲冷六十又必十年而始爲七十乃得引非七十則不聽引然耽仕者卽七十或損其齡籍日錯涅顛顛間故不知者爲

公覲曰以心則素也以顏則丹也是逆論其來而以伸侈公者然也且不見夫燃膏者乎明則人享之竭則已膺之矣又不見夫擊劒者乎疾則缺之徐則完之故仕與不仕損益相半不遠值其舍則甕膏而匣劒其爲公之壽也不亦多乎予非厭仕者亦非若以年而易仕者也故於親定若公者敢一披其肝膈焉寧以此頌公而不以彼頌公也居家常父事其兄至貴且老矣不變居身慎甚故輒得典加貴其父母者三亦以不及養至老矣恒無懼其孝且友旣如是

而其慮囚江北也。稱平友最務大爲造化生意。助囚書至邸。稱天下第一。與釋之。定國爭上駟。且昌後矣。持壽其身乎哉。

劉沅州壽序 代

劉沅州年丈。屆六十之生。其諸宗將舉賀而徵文于不敏。沅州於不敏同舉于北闈。乃沅州始仕。得知連江。居若干年。以課最知沅州也。不敏亦遠巡部郡者。久之。叨參政於湖北。當沅州爲諸生時。諸生讓之不啻師傳。其知連江也。福之邑吏讓之不啻伯兄。其知

沅也。州之長亦無不讓之。猶沅州之在連江也。細而簿大而夷蠻徼塞之警急。黑白於龍蛇赤子之間。靡不巧發而徼中幕府。諸大吏倚以爲臂指。一日諸蠻徼賞于一幕公。口馱馱無已。不得去。暮色動。既沅州。沅州奪皂隸竹臂。答諸蠻。諸蠻爭墀道走。此不敏親得之于湖人之口者。他可知矣。而輕裘緩帶。把酒賦詩。坐嘯胡牀。亦爭馳羊庾。詠諧時發。排難解紛。收聲默然。令人捧腹。可少其坐方朔之堂。排淳于之闥耶。連城紀列仙騎。白鷺上升者。劉氏女也。既與沅州同

姓又隣治于沅州沅產丹砂葛岫嘖求之而僅得于
岫嘖者也沅州乃不求沅而沅自來何兩任而兩得
在神仙鄉耶揣其朕兆卽沅州未必仙也其年寧可
算乎

壽篇

志所稱蒙茶乃西蜀雅州之蒙山而世相傳云在東
魯訛也又矣蜀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
清峰常有僧居之頗病冷一老父似仙者也謂僧曰
蒙中頂茶善療冷非特療也服之至四兩地仙矣乃
中峰最高而艸木與雲霧相蒙翳鷲鳥多出沒其間
時亦攫人茶師罕至者又用是蜀之嫡孫其爵于魯
之庶矣凡人貴身而賤橐情也涉險同也一則可以
壽身一則可以充橐其緩橐而趨壽之衡又不待人
告而知也有一翁焉以買茶至橐罄歲千金其後不
憚江湖波濤之險道數十里之遙往往歲取燕齊金
于茶復數千也翁固健且完固無令恙然又于茶必
有以蜀蒙告者翁固百十之燕齊而不一之蜀非不
地仙羨者不能也他買亦或有告之者而亦不聞有

一人焉之蜀以祈仙然諸鬼要金者比屋大抵然也
翁卽然似亦應率而尾之而已未聞其首之也固知
其于仙果不羨嗜無羨則無豔無豔則不滑于中不
滑于中則能固于外外者形也中者神也神以攝形
翁自默契于蜀之僧矣仙矣翁爲誰

贈某叟序

曩聞一男子迫官逋將賣其婦相持泣于道某見之
問逋幾何視其數予之婦得免于賣他日有村翁市
紬得銀僞也泣于道欲經某見之間僞銀幾何視其
數予之翁得免于經又一日一童子持主人所償人
負失去不敢歸哭于道某見之間所失幾何視其數
予之童子得免于不歸夫迫逋而不問其賣妻也用
僞銀而不問其織者之苦且經也與拾其道上之遺
而不問其童子之不得歸也此一等人也無責矣至
有知之見之者乃若不知不見也而去之不顧者此
又一等人也又有見之而興嗟若不忍其然而特阻
于不忍已之物者則勝不顧者一等矣有忍已之物
者矣而意或阻于妻孥之不我許而止之者又勝不

忍已物人一等矣。夫事一耳，而人之等有四也。若此然而其盡能及之也，豈非盡出四等人之上者哉。某爲誰，曰里中叟，姓某，諱某字某者也。其嗣配爲某孺人，斷腥葷，奉釋氏，而樂施舍。其子某爲諸生，明經而才，孫四人未壯，皆嶄嶄露頭角，而叟所業則居貨於市，夫市道多四等人也，而叟悉反之，豈其性然耶，抑亦無妻孥輩阻其不忍者而然耶。叟今年七十，嗣配五十，而七十者如艾，五十者如壯子，與孫嶄然如有立，蓋相與以爲善者，報宜爾也。壻某徵余頌以壽叟，與姥噫以叟與姥與子若孫之素準之也。壽云乎哉。

壽某刑部公七袞序

世語材之良，必曰棟榑豫章杞梓，爲其宜大用也。然用大矣而未必靈，或靈矣而未必久，至靈且久，則莫過於松矣。圖經曰：松液千歲而珀明，數百年而苓游，珀可以養五臟，苓服之可以仙，徑盈斗斛，爲人獸形者，人篝火而刷之，其氣能射火使蝕，噫其靈且久，何如耶。大之中梁柱，小之中榱桷，工師過而嘆焉，頌其第子而不去焉，曰：謹識之。他日求清廟明堂之具，是

其具也。故古人至比稱於三公。爵秩曰五大夫。噫其
爲用之大。又何如耶。苟爲不用。則臨千尺之溪。拔萬
仞之壑。其高參雲。而其大蔽牛。風霆雪霰之所飽飢。
而不能凋也。鸞鳳鳴雀之所朝夕。而旅禽凡鳥之所
不敢望而騰也。况巢乎。養玄。久矣。綠髮玉肌。時恍出
而爲木客道士。月明露瀼。步深溪。往還絕嶠。與世人
語。千古事。而莫知其爲神也。記曰。松栢之有心。箋者
以心歸松也。而松之爲靈。且久也。益著。求可以當之
者。誰乎。吾太翁刑部公是矣。翁門閥家學。稱吾

翁起進士。理大府。轉遷刑部。聲赫赫嶺海江南間。非
工師所謹識。而大用於明堂清廟。稱公爵大夫者耶。
小不合。則高引遠蹈。猶及侍考太翁。媚之如嬰兒。同
貲於昆弟。囊無一私錢。成其子鄉解親翁。爲西京董
賈噫。此又非所云松苟不用。則臨溪拔壑。飽霆霰。棲
鷓鸞。而旅禽小鳥之所不敢望者耶。翁又日強。詣日
深。而倫義日篤。則記壽若松者。又不足爲翁道矣。以
翁七十當領也。故聊用松以領之。又孫某者。翁孫之
婿也。翁松栢也。某女蘿也。

賀潘又山七十序

代范黃州

漢東海公曰南陽帝鄉多近親吏不可問今潘公之判承天實帝鄉也其諸設施無一齟齬之者名大起行且改玉矣顧擬活一囚于要吏所如李日知諍奪胡元禮故事不奪則不已遂爲要吏所中而謝以歸公少以易名郡學中奉尊考命入太學三在判大府歸而築室教其子景美亦以易名邑學予見紹箕輩若諸猶子竝以文親景美而紹堯者則專館于公家季孟景美間予以觀過家紹堯曰潘公者叔所知也茲值七十辰願乞叔言以壽予謂公之履如扁師之斲檀車致堅好也官承天是行九折坂也顧坦然由之且鄰鄰有聲活一囚是馳康莊也乃不幸遇更駕蹄幾不免却輪而步雖然以一大府牧博一小囚螻蟻之生必得于彼寧失于已此於于公所稱陰德者何如哉公百歲無容頌抑亦高其門以待駟馬車耳。

贈朱禮部五十雙壽序

代

所代者曾爲光祿

故以光祿與秩宗生論

周禮大小宗伯互掌五禮之禁令其任特重而其官
今之尚書於禮部若左右侍郎是也歷代皆然入

明其重是也尤甚每員缺非翰苑儒碩常侍從帷
幄供講讀其靜養動和足以贊 玄默格上下和神

人者勿與何者他日麩藥以齊酒醴和羹而鹽梅之
者其責也其難也如此而我 朱公昨膺 上特簡

遂以左庶子晉禮右俱講如故夫麩藥之材鹽梅之
具公自裕之酒醴之任與和羹之托又他日 聖明
事俱非某所敢聞也乃若公以隆慶戊辰入翰選至

於今十有七年其中侍 講幄者三年而公於是十

七年中每入 朝出館歸至其邸必危坐一齋中於
經史觚鈴外自動之靜內鍵而外無所膠舉其細房
無私侍而目不一他營也此其於素所謂可贊 玄

默格上下而和神人不知於古所稱虞廷之宗伯何
如耶公始躋艾某月日實當覽揆而夫人與公偕吉
羔羊之助雞鳴爲多某叨末姻欲頌而未知所以頌
也雖然某曩昔常從光祿後矣 朝廷百禮禮部掌

其大光祿辦其細禮部專其儀光祿備其物某不敢

言其大與儀、請言其細、與物大約致物貴潔、謂物貴
和非直庖也、於心亦然、故晏子曰、水火醯醢以烹魚
肉、宰夫和、審其過不及、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而終之
曰、君臣亦然、由此言之、則知潔而和者、固庖之事、君
子平心之道也、而君之臣又有所謂亦然者、存於其
間、而公之爲君之臣而潔且和也、固於十七年中、危
坐一室者、得之矣、夫日食之以平其心、是善養生者
也、長年之助也、曰君之臣亦然者、倘卽某始所陳和
羹酒醴之義耶、某庖氏也、故舉庖以爲公頌、且以爲
夫人頌、他何知、公之翁泰州公某師也、某知公固已
素而公之子婦又某之孫也、公端居一室中、某得之
於孫也、非諛也、

壽衛輝太府暴公序

知衛輝府事暴公、若干年之生辰、其屬吏知新鄉縣
某爲予、戊午同年者、書來索鄙言、將獻以爲公壽、且
曰、公嘗爲臺御史、以直道聞、中朝中朝重之、遂用
大府以展其蘊、今其爲府也、率以仁遇下、待屬輩也
有禮而多恩、中朝知之、將遷其遷而更大其展也、

其今也特有仰承其教而已無以仰副之也幸屆茲期子其爲我國之予曰噫諒哉新鄉之述上而非諛也然新鄉也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今之爲御史者誠閭閻款款務寬大忠厚以爲名卽於鯁鯁諤諤少有聞也亦必坐致省寺取卿貳如指諸掌胡更煩以府哉今公而爲府也則公之爲御史而直也新鄉所知也口以直而展以府則新鄉所未知也至於爲府則異於臺矣何者臺猶絃也恒利其寬而府猶韋也恒利於急府遇下而率以仁遇屬也而有禮而

多恩是韋之體也而於已之所利則未必然也故講公速於遷而卽大其展亦非新鄉之所知也然則如之何曰君子亦務得其體而已矣在臺則直在府則寬公之所持者體也利不利非公之所知也若是則公之舉職知爲君子而已矣寧知其他耶雖然古有爲三公者尚以才而出守矧曰臺至於何武之爲守也不務赫赫名而竟亦召爲三公則安知新鄉之所見者不有出於予之所見者耶客有聞是者曰子且用何述以爲壽予曰巧於宦者擇其利不利而營則

心岐而神滑滑者非壽之徵也不巧於宦不擇於利不利而不營則心一而神凝凝者壽之徵也吾於公之不擇利與不利而有以卜公之壽也

二兄配馮太孺人生日序 落落直書

始贈翁二兄以馮太孺人初誕丹徒而喜也特以得之晚而喜之曰春秋禘祀有人幸矣未卜其他也稍長而慧乃試之誦誦敏也試之文文敏也累月日以課其積課又敏也問試以事則中無不敏而外顧閭然若不敏人翁益喜曰是子也且大吾宗禘祀云云

哉未幾學成而生於府矣又未幾而翁往矣太孺乃始專之專之而果弗負翁託也丙子舉於鄉庚辰舉於會第于甲士者羨其文曰某真經生也出長丹徒歷再考聲益起仕者羨其政曰某真良吏也有同以聞翁得贈郎知丹徒太孺得封孺人加太及是丹徒復內召太孺歸自丹徒適六十辰也宗人某等潛卮於太孺而漫以言屬予當其時予偶尊宗譜稍竟感而嘆曰士執一經以圖奮莫不欲累其積榮其親而往往竟不可得者自郭內以外奚啻千萬戶其

人且毋論論吾譜中者蓋溯自高曾上下殆二三百
年童而誦太以百計成儒成生矣而卒蹶于鄉書者
以十計蓋第於鄉僅四老耳乃復蹶于甲四老中有
秩至大夫者矣又沮于例或不及郎孺其翁姬及之
才二老耳凡茲數者若此其難也而丹徒承諸老後
一旦舉得之若拍手以往掇取其所寄然而其翁曩
所謂且大吾宗者又正與劉毅樛蒲叫盧輒得盧等
噫亦盛且快矣哉雖然辟之於農翁耕之而舍以往
不及享太孺耘之當早曠竭汗而鰲顏也而僅始獲
之用以始享於今耘之勞其少於畊耶既曰獲之曷
不百之太孺之年不百吾不信也

壽太僕商公八十序

代

母從舅太僕商公當萬曆丁丑二月之八日周八十
辰母夫人特亞公一齡耳其長公御史方奉命按閩
得便道歸省公若母于庭是日也又得親捧觴以壽
而某與長公姻也舅若母宜賀姻於長公賀益宜而
賀必以言言則如之何哉夫公始以經義起家中和
對於廷歷郎署郡臬卿寺之間赫赫明明所至無不

以功名顯者及究其所由無他也。深于經義而已矣。蓋公少時既敏睿逸倫而獨取小毛之編與其伯氏漳州公交相夙夜既而博綜百家蓋自千百世上下之典九州海內外之物及當代朝野仕政之所須孰得孰失孰乖孰宜靡不捭源而肆其流是以試之於刑則刑允授之以兵則兵成授之以問則牧事靡不舉惟其力之於戶牖者如彼是以施之于邦國者如此於是功名滿天下而家學亦遂稱於邑中真有類於漢之桓榮所謂以父兄子弟自相師表終東京之世無以爲雄者矣然史稱榮當顯宗朝坐天子之東面授几杖及永平初又拜爲五更史雖不著其年然几杖五更於天子類非百歲人不可夫以榮殫數十年之精於竹簡之中晚猶強力不衰臻百年而爲五更三公亦數十年殫精於竹簡猶縮綬握符掌丹書職戎馬其勞又或過之今八十矣且炯視而躡履如少壯人使再閱數紀其于更老爲不爲未可知若曰百年真若取左契而合之右契者矣不泯爲可賀耶史又稱榮之後有典爲御史乘驄馬憚於京師者

其曾玄輩也。而公於長公顧親見其然。又親觴於八十。其觴於百年可知也。不尤爲深可賀耶。

壽周武清序

世固有積齡踰耄、黃髮兒齒、乘肥衣輕、以竟其身而無所章明者。是之謂盛享而鮮勞。亦有被褐而飯糲、藿居而坯處、積仁累義而行篤於已、澤施于人者。是之謂多施而膏報。二人者均是人也。至於鄉人之所慕誦、子弟之所觀法、而異時譜牒之列三五、更老、公卿大夫之所尊、國志之所紀、將屬之多、施者乎、抑屬之盛享者乎、噫、將不問而可知也。推是以稽於牧也。固有牧是邦、而擁篆乘勢、假其翼齒、以厚自封殖、而薄於民者矣。亦有戴星跋燭、以疲於牧芻、而瘠於已者矣。之二人也。其爲牧、亦均迫於大吏之所推轂。公卿大夫之所傾戴。當宇之所簡拔。而他日士與庶之所尸祝、國史之所錄、以首於循良、將屬之薄於民者乎。抑屬之瘠於已者乎。噫、亦不問而可知也。故薄民而豐已、猶之煎脂。脂易盡而手隨泮也。其流短也。瘠已而肥民者、猶之握蘭。蘭已謝而室猶芳也。其流長

也。今計齒者惡短而羨長。而爲政者顧舍蘭而就脂。非所以爲自壽計也。吾聞羅山周侯之知武邑也。自客夏以至於今。僅期耳。進赤子而哺之。尤問其箠獨者而先之。聚士而教之。又新其宮而爲之肆。其潔也。冬冰。其怨也。春煦。名四馳于衢。而旌之書交至於臺。而茲春之季。與月之望也。是其生之朝。而予之交某也。屬吾言以頌之也。吾深有感於侯之能握其蘭。而又其芳。能自壽者也。故樂而爲之言也。

壽學使張公六十生朝序

學使公少負奇。有名諸生間蚤甚。時余亦抱經晚起。得望公於藻芹。稍與之角藝場中。而公所收門弟子。多至十百。皆足以弟子我者也。乃公則不以弟子而視我。其后公以廷對稱上旨。賜乙科名。益聞朝中。自禮部出爲湖湘督學使者。其所錄學官弟子。多至千萬。涓管及見湘中之文。亦皆足以弟子我者也。而公之歸。顧停蓋而語我以文。若有所屬者。亦未嘗以弟子而視我。余蓋疑之曰。豈以余之劣。顧謬收於公耶。既而曰。公長者也。蓋自嫌於高。而顧俯之耳。

不數年公提數萬師于滇與元戎會間道驅巨象四

故足譜其餘烈

十有二雜氊衫鐵鎗出入洞箐猩狖間存名酋以十

數斥地二千餘里遂以功而得讒而涓則儼然守舊

鄉抱寸管徒飛觴落帽於劍槊之傍爲人倚馬紳微

顧亦以疑而得疾當時公爲馬援而涓爲酈炎夫馬

援者望盛而功高中朝諒而能訟其冤酈炎眇小

儒耳其所以幸免于庾者誰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

爲父母其事雖在於今日而公之誤知我而爲鮑子

也乃在於曩時不視我于弟子之時不然管氏僅得

其一於鮑子者而涓顧能得其二於公耶夫古人感

一飯至擬以身酬矧涓於公蒙兩殊遇如彼特欲以

身酬而未有路也會公履之生宜慶且獻而公百所

有又涓一所無者也何以慶且獻爲哉私念之曰操

筆以頌被諸樂以歌猥附於小雅所陳南山魚麗之

云者差可勉而效也而今世無瞽史空言耳不得已

退而爲近世樂府小令之什付之里優當其辰客起

舞而爲壽者令歌以侑尊其庶乎

點絳脣

烟水茫茫五湖深處陶朱老萬里功名一劍曾知道

閣俯流霞堦畔生芝艸華筵好。兒在瀛洲新寄安期棗。

壽二王翁序

余見枳之丈人王道翁及翁之弟日某者於萬曆十有七年之十一月其齒一爲六十一爲五十枳不能將羔雁以賀也。而王翁竝謂枳日得而翁言幸矣。奚必羔雁以通者數與王諸翁飲。陰察其貌道翁色微緇。是得水氣特多也。兩輔竝堅廣而頷骨如斗杓外。向吐音如竹而其與人也。孫是真得水者也。而溪翁

色微皙亦微赤。兩顧舉而膚密吐音如鐘鬚如髮。而其與人也。諒是金兼火也。俗謂金畏火。乃有金不得火則器不成。以是知二翁之得氣。信爲純水。仲爲金。得火而相成。以故一孫而一諒。金水不易壞。不易壞者非壽耶。母太君賢而慈。而二翁奉之如春秋晝夜之循環。分至啟閉。罔一刻墮誤。其季德翁至糜肱以療母於屬纊。都衛聞之。扁旌其門。兄弟相憐。同釜而飯。白首矣。利則爭讓。偶不利則爭安。嘗一蒙急難。必爭相先。此不亦致長久之道耶。德翁年未躋艾。固

不預頌艾而頌未晚也

壽王鴻臚序

代是鴻臚號桐溪

稍爲點次

夫鄉飲而擇賓介與僕周家至重典也我明承之亦至慎自洪正嘉初以前無濫廁與是者榮焉其後稍稍富人以錢買而諸生鳴贊者利之匪人輩叨微矣蕭劉兩府公接代於是舉也特謹其人有一人焉特與焉非其好也及三舉乃固遜不赴浙若南都多富子弟卽非明經於庠者亦多用輸班國子有一人焉以明經用乃考命亦輸國子亟就謁再得南鴻臚

正以考未貴也留馬及封典得及其考如已職乃疏請再三以歸侍其考至易簣其謹如一日凡富人自少而壯壯而老靡不犯宣尼之三戒者有一人焉少戒於色壯戒于鬪老戒於得教其子稱明經生才甚且優于聲詩一人者知其可付以家政也付之特召匠作一禪座召方外講黃帝老子之術將老此座中夫某右舉云二事而曰一人焉兼之者此爲誰予見某之丈人行桐溪王翁是也某月日值翁初度七旬某不敏叨督學江右不及躬祝而見某以子壻分來

以祝詞講、故祝之如右、嘻、翁之壽奚待予祝耶、特祝其能志於不朽計耳、

壽陳封君松坡序

山陰之里、有長者曰松坡陳翁、當茲歲十月之朞、爲七十生朝、其長公耐菴名某、以進士始知安平、頃復以才調寶應者、曩與某屬筆硯交、旣而以女字其子、某不敏、蓋諗松翁之履之得有年矣、旣諗而忝世義且姻也、而七十曰耄者、禮所尊也、而又時禮所最尚也、卽不敏敢不捨所諗於翁者、以爲翁壽而談壽者

往往多以其旨屬養生、蓋自薛考功尊柱下養生篇、以爲大道、謂止養生者、不知柱下者也、而鄭圃漆園輩、又從而廣之、以黜聰明、去健羨之說、聞者滋茫然、及琅琊氏以曇氏旨折衷諸家、云健者卽剛、強羨者卽欣慕世紛所在、偶得矣、而錮之不令去、偶未得而涎之、必使來一錮、一涎、外膠攘攘中、其餘几而翁嘗業經生矣、已卽罷去、罷而躬稼、豐穡不占、命長公亦以經經、或捷或否、否捷亦不驚、翁所堪否若、見啐弄物、拈於手、旣不惡、而隨放、隨拈手、且不知中復何動

羨既不萌、健將何施、長公拜封、適當翁誕、如雲兆雨、觸石而興、雨止雲駛、翁亦未嘗習養生、而無羨無健、似默契琅邪之旨、翁之百歲如羿之落羽、翁日乃小嗜音樂、非世淫淫、然通鼓吹、似亦蘇門之嘯、旨小子不敏、壽翁謹此。

贈陳君七十序

代

吾鄉素以文高起吾輩中者、有一人焉、而其冢嗣君九雋、其在京師、亦有尤雋者一人、大抵頡頏所謂冢嗣者、然而又有一人焉、於其文高吾輩者、契而朋友

之於所謂二尤雋者、俯而師弟子之、卒之文高者、果以文起、歷官至提學副使、兼以治兵、顯此為誰、曰內山張翁是也、二雋者、一魁辛未、一魁癸未、並對大

廷稱。旨此為誰、一諱元怵、內山冢君、一姓朱名國祚、今翰林修撰公者是也、而師之友之者、又誰也、則吾友陳君桂坡者是也、君學銳而才高、且練於時務、初以文高簡為生、久之不得志、乃從國子發身、勉拜薄河內、河內故事、初謁長官、毋論簿史、即丞亦屈膝、君至、顧長揖、再拜、詣座以升、長心異之、河內倉儲

動以十萬計，徵屬簿，簿多以逗徵，敘不稱，君不嚴而
立辦，長乃稱君於上下曰：簿不性能執禮，且才，君遂
擢丞靈寶，靈寶歲徵，亦兼屬君也。而文襄公世家焉。
文襄家訓，襲謙謹，及君至，以先聲，河內故，謹益加，舍
人持帖上，君必曰：家某老爺拜上，翁所分輸，悉輸，無
一粒粟逋矣。後先沓報者，爭如此，無驕惰倨，噫，卽此
三者，可以知君之大槩矣。久之，君竟以親老乞歸，不
觀望，人服其誠。當國子客，貸不責券，人服其量。吾與
君生同學，輸同北國子，吾撫上谷，君輦輸至上谷，言
笑浹旬，日夜如昨日事，而君不覺，周七十甲子，
以慶告，吾笑曰：吾少陳君若干歲，每朝起，巾幘，同鏡
整冠，吾腮臙雪矣，而吾昨者，見陳君，毛髮尚淋，漆安
得三十年後，爲君作百歲文，舉觴而醉，再與話，今日
臨鏡之笑，耶，告者亦掩口而笑曰：此必然也。

徐文長逸稿十五卷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六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跋

書田生詩文後

田生之文稍融會六經及先秦諸子諸史尤契者蒙
叟賈長沙也姑爲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蘇亦用其髓
棄其皮耳師心橫從不傍門戶故了無痕鑿可指詩
亦無不可模者而亦無一模也此語良不誑以世無

知者故其語亢而自高犯賢人之病噫無性也

跋停雲館帖

待詔文先生諱徵明摹刻停雲館帖裝之多至十二本雖時代人品各就其資之所近自成一家不同矣然其入門必自分間布白未有不同者也舍此則書者爲痺品者爲盲雖然祝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亦縱然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黃庭樂毅來無間然矣乃獨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愛翻其刻者詩而不及計較其字耶荆公書不必收文山公書尤不必收重其人耶噫文山公豈待書而重耶

書丁肖甫青退卷

日月之蝕所繫者大故食而救更而仰合天下之人宜也一人之目眚而愈關一身及一家故青而療愈而誦合諸相知者數人亦宜也雖然若吾友丁君者敏而好學人也入其目畜於心他日出乎身加乎天下安知其目之所繫不大哉其友徐子旣誦之復爲之引

跋陳白陽卷

陳道復花卉豪一世艸書飛動似之。獨此帖既純完，又多而不敗。蓋余嘗見閩楚壯士裹馬劒戟，則凜然若罷及解，而當繡刺之紉，亦頽然若女婦。可近也。非非道復之書與染耶。

辨

林唐二義士辨

某常覽元僧楊璉真伽發朱諸陵，至有爲收葬者，或云唐珏，或云林德陽，諸家羣鳴，先後牴牾，掩卷已信。移矚復疑，夫冒險收骨，精誠動天，事僅隔代，而俾節義之士掩抑失真，此居鄉達人所以附髀與悼者也。吾師季先生論學明經，多所著述，至古典殘闕靡不據理折衷，於是博觀義士載籍，至晞髮集，謝翱冬青樹引，別唐玉潛，乃撫然高詠曰：知君種年星在尾，茲固唐公舉事之符契與，并采諸記，編爲一書，每於篇中疑不經者，專裁數語，而後宋陵終始，如執燭而宵觀，登山岡而共舉錘者，灑然是矣。何者，先生讀書不拘舊文，故其考事，雖句鈞章摘，要歸於理，所主謝詩。

豈在渺茫也。謂種出唐手自掩葬可知。星在尾次又
戊寅不爽。此則朋友之間拱手交贈。高其義而寓言
。非若後人想事風咏。又何所可疑哉。故於元史書
年之異所以直斷其爲氣有不平也。至艸隱記高孝
骨脫。正合林詩雙匣之語。乃訂二陵先掘而收。又居
然信矣。其他瑜瑕竝指。絲縷互證。篇章而然。難細論
也。以某所觀唐公奇節。每爲之扼腕。悲酸。至如景熙
者。其所結知。皆謝翺。鄭樸。翁慷慨。賢豪。憐長楸。悲故
主之人。荷白骨。而封諸杯土。固其夙懷而立可辨者。
所以不爲者。此當其時。必有事機不暇及。今亦不能
強爲之說。不然。則詩歌形諸寤寐。其激烈。淒楚之聲。
可以貫虹動日。豈一文墨士詠事者。比耶。先生於此。
非故優唐而劣景熙也。懼名實不相循。而考據者將
無賴也。且唐以義士使其俛首。就木讓美。不言似無
不可。而景熙何人。又肯冒虛名。襲人之功。行如有知。
也。此固其赧赧然。將欲起黃泉而立。與人語者。嗟夫。
故舊已矣。典籍尚存。求之者。或未博博者。或未精耳。
不然。聯髮集亦宜學士耳目之所及者。而顧獨俟先

生發之退之有云、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諱不信、歟、雖然、以孟兼子常諸君、豈不好古者、猶且兩是、依違、不敢拂毫一斷、則不以當時杜口諱言、未有明證、可據故耶、又豈皆越不好古之罪耶、

說

一愚說

童允和者、予父夔州公外家之後也、少嘗讀書家、近市、遂隱於賈、乃自號一愚、數請予著其說、予遲之久、而益堅也、一日問之曰、若所謂一愚者、何居、允和前而對曰、姪家也、市熟於市之故矣、蓋地之器如市、而人之黠者、亦莫如市、人既以黠而御器、則又有黠者、焉、以黠而御黠、其黠愈高、其利愈厚、雖然、久之而未嘗不敗也、若夫愚者、則不足以御器矣、則又有愚者、焉、以愚而御愚、其愚愈篤、其利愈薄、雖然、久之而未見其敗也、是以姪也、退而守一愚、予應之曰、子之言、市也、其人則賈也、其見則進於道矣、老子不云乎、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子其果愚矣乎、其真良賈矣、

徐文長逸稿卷十六 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七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贊

外兄若野翁真贊

其人則今也而學則古其屢則市也而質則魯其貌則頽然而迂也而其御之於禮也則翩其楚楚似余也舅抑似余也母

祝相士小象贊

準豐以凝目炯而精、頤口而癯身、可以知人、此祝子之貌、而吳子摹其神、雖然神以目遇、不爽其信、神以筆遇、少虧其真、此所以賤有迹、而貴無形、人知此、可以相君於紙子、知此、可以相人於庭。

五鷹圖贊

桓典張綱、李鷹范滂、騰者最猛、西京張湯。

大慈贊五首

有一善男、偕一信士、奉此大慈、令我述諦、我索皮囊、空空如也、了無諦義、適一長老、餉白芍藥、插我瓶、翠借供大慈、再拜以書、四十二字、今而數之、五十二耳、而了無際、譚打渴睡、善男信士、亦爲誰耶、一笑而已、好春天氣、士擲剡藤、副松煤、二令寫雪、篠我亦忘記、是耶非耶、亦記得否、我則醉矣、都不能記、情董情董、令利令利、訊諸神本、尤智尤慧、效龍樹偈。

其二

遵正經易、隙打哄難、非熟非妙、非神着熟、着妙着神、而攙撥躑躅、一交跌下、鵲竿你問我是誰、是打羅的。

王三 變相觀音

其三

至相無相，既有相矣。美醜馮延壽狀，真體何得而狀。金多者幸於上，悔亦晚矣。上上上，醜觀音。

其四

身太長，衣太剩，額太廣，而在面之諸根太倩，倘起而立，纏倒，脚跟，踏，踏，踏，如不信，吾問諸吳道子，始信。雅俗且無論，呵呵與居士來，我還有一啞謎與善男子，啞真和假笑，倒了周軍閥，你若不知，叫一箇善打虎的，在元宵問。長衣觀音

其五

大慈上方，偶為人所污，雕去不補，空即是色，無集道滅苦，穿靴吃肉，赤脚赶鹿柴也。愚參也。魯不全觀音

陳氏三世圖贊

松齋栢軒丹山

於惟南雄，實亢陳宗，壘壘羣山，公鬼作峰，迨及兩藩，入粟典饗，贊公之緒，如芑茂豐，今其邈矣，瞻之無從，令孫繪公，聚於一堂，無橋不梓，無鳳不凰，金紫六區，映此溪楓，後昆寶之，過客歛容。

錢伯陞贊

業醫善琴

肥不隱骨脊不隱肉奇聳在顙秀合在目彈琴鑄鼎服沙養玉炮炙雷公咬咀抱樸

綸師象 雲門寺僧

笑語識拜綸師在寺不動不言綸師在紙筆精之神幾奪太始寺耶紙耶等無有二學徒宗之此是影子他年泥塑仗苴芻指

楊本兵像 嘗守紹興

向沾於牧桑梓德星今重於朝殿廷履聲而馬能盡於丹青向也羔羊大夫委蛇今也麒麟上公威儀又馬能固守其肖於去思之祠形管庶幾敢告史氏

張翰撰彈琴象贊

昔年操軫在彼燕京今夕之撫乃在雲門操燕京者遙憶其爲瀛洲學士之弄撫雲門者親得之爲高山流水之聽以貌於圖嗒焉無聲儼昭文之不鼓忘虧與成

五老觀太極圖贊

至道難形亦復難說圍之則元公之一國撤之則伏羲之一畫兩儀四象此其胎之五行萬物此其孩之

默而識之，則渾然無不備也。細而察之，則各非其非，而是其是，未見詣其際也。諸叟聚觀，果孰徹其諦也。

劉將軍贊

彼武者武，將軍則文。覩其貌以知其人，蓋詩書禮樂，比於郤穀之倫，未昌其祖，喜衍於孫。

嚴君像贊

領之髯盛於營，頰之頰酒所攻，滿如月而穆如風。可以知其中，此巨川嚴子彷彿之形容也耶。

張鄉人像贊

鄉人張子，工繪而巧，取影鏡中，自肖厥貌。予初出關，遇之於道，屬我贊之，值杏花笑。

張長治像贊

早年束帶，佐宰長治，平聲歸有餘抱，遂發於詩，其詩何似。既清以越，綠水紅蓮，游鯉潑潑，人亦有言。郊寒島瘦，胡君豐頤而廣其味，惟其如此，出故不窮。日哦以咏，如待扣之鐘。

周鴻臚像贊

匪白其衣而皎其姿，翩彼振鷺，游於鳳池。載筆以趨。

鏘然其佩，手代天書。云胡不貴，敬恭翼翼。不忘其主，命此貌圖，亦侍不去。

猿獻果羅漢畫

爲狐爲猿，予則莫察。各具佛性，而聽說法。桃實以獻，乞師轉語，不昧因果，免墮野狐。

書劉子臣小像

昔子夏以出入所見，交戰而癯。今吾友劉君，未嘗有慕於紛華盛麗。若子夏所見於出入之時者，而貌亦甚癯何耶？蓋其爲人大肆力於文，非上古語不道。昔太白嘲子美苦吟而瘦，余數見君談詩，似短子美思欲出其上。其癯宜矣。且古謂列仙山澤之癯，今君之癯，豈其流耶？則又去詩人遠甚矣。尚俟具眼者知之。

張鳴教小象贊

癯而肥，於思於思，戰勝以肥。仙人姿，孫吳老佛靡不究。早脫晚逃，終入殼。允哉其爲橫渠之後。

白鹿朱蝙蝠靈芝瑞艸爲仕人壽圖贊

代

祿貴其百，福貴其洪。靈芝玉茁，以肇箕嗣之良弓。瑞艸翠交，以徵庭氣之鬱芴。有臺有菜，如岡如陵。黃髮

鮪背保其家邦、矧在御之琴瑟、儼關雎之雌雄、召齊
齡而一德、亮共享以千鐘、蓋其始也、既造端之有自、
及其至也、察上下而無窮、顧厥詞之不斐、愧周南之
國風、

雲長公象贊

於維壯繆、一寸之赤、懸於膽肝、溢於面顏、我聞曇師、
公顏白皙、微醜不丹、維此繪事、一沐重棗、薄絳兩頰、
其貌既肖、其神靡靈、有禱必應、主人之意、欽公大義、
詎於福田、人亦有言、聰明正直、克陟而神、哀公之陟、
適以直故、宜神其魂、狡吳賊魏、今其鬼矣、腐鼠孤豚、
物貴不朽、人其可以成敗、論人

程君像贊

號海霞

吾始見君於柳州之筵也、高冠修裾、儼然學子、今君
令貌於開府之幕也、華巾道披、蕭然羽士、蓋早幾鶻
起、終若蟬蛻、斯稱其爲海霞子歟、殆無忝於人之稱
謂、

朱鄉人像贊

彼冠之玉、外澤而中空、龍門枯桐、此貌之古、外瘿而

中充太山喬松是爲鄉閭表也火珠里之朱翁

宗孫像贊

西河種鬣遮頰相子之清髯而不鬣是宜早飛顧猶晚錄古人乃云士貴晚成不見良工不以樸示人

袁生像贊

號鳳竹

取翁遺金買書以讀讀罷而簫下鳳於竹餉我以橘肉贊是屬鄉里少年子不俗

婦翁嫗像贊

時伯方訟其季

爲甥於館翁嫗實天今拜於貌能不愴然兩女而夫中道棄捐飯翁飯嫗實維兩男斗粟可春已哉越闕

王刺史宇和像贊

雙瞳之秀似許靈寶靈寶相公公守以老公須以短風不可搖罄欬笑言亦助蕭蕭貌公斗冊抑而不揚令我作頌竊太史公叶公傳留侯以爲魁偉而狀貌乃如好女於乎此其所以爲子房

友人某充秦幕書記出小像索贊

君將遠行托書此圖君髮尚玄我雪其顛憶在錢塘泛舟西湖豈真髮玄且雪其膚君今秋實而歛其華

君且強仕、我集於枯、欲留君象、朝夕見君象、不可、
瞻彼隴雲、

其二

月面膽鼻、目河海口、此外之形也、德藏於心、書工於
肘、此內之神也、歲月正與、今將仕也、此合內外而知
其有成也、

某仕人壽圖贊

代

掌故於越、臯比登筵、別駕於吳、用蒲以鞭、廉訪豫章、
分道而僉、師道則南、人北斗是詹、桃李雖無、言意存
於默然、樂只君子、邦家之翰、百祿綬之、胡不百年、

臥龍畫贊

龍見則田、龍躍則淵、不淵不田、倚此海山、神物於人
理固有然、泥蹠蠖屈、仕隱之間、求諸古昔、其隆中耕
稼之年乎、

陳介石小像

紫金里有高士、工五言、敲一字、短須、捩斷、數莖紫、

丹山公配駱氏碩人贊

夫子有禮而相楚儀、淑人無儀惟酒食、是議儉其粧、

豐其姿是爲世之女師

柳愚谷先生像贊

代

以詩勝者多癯以道勝者多不癯也而先生處於癯不癯之間以德勝者多壽以才勝者多不壽也而先生值壽不壽之際此乘除之偶然未可以強其同而歸於異而予所可知者當師雙溪之門爲吾先子之所畏

題雲長像身後有平贊

孔釋以道尸而祝之遍滿胡越公尸而祝顧與之同乃獨以節道譬大塊無物不有用以養人節則孤撐萬仞之峰凜人心塊孰寫此圖丹顴紫鬚鬯弓韜刀嬉於山隅嬉於山隅語顧其雛猶不忘魏與吳

史氏夫婦象贊

史氏諱楹字曰仰之椽於幕府涅而不淄一賂百金擲之如土幕府曰楹女潔似我試以文書質而且藻幕府曰楹女似我艸厥配曰潘贊壻餉姑食果而甘亟索以組次及姑飯必有酒肉每直空囊脫簪以贖孀十五年哭夫教子子旣明經女亦良婦生則同室

灰則同穴象則同縑贊則同德贊者爲誰譚公維私
名田水月姓無鬼兮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八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銘

端溪硯銘

先生携入獄中者

演易治書汝則從予白水蒼山我寧不汝俱譬諸小
白毋忘帶鉤仲毋忘檻車

羅經銘

斗霄懸北姬且指南道者妙用在股掌間

石磬銘

客話餘煮茗罷兩三聲秋月下

竹秘閣銘

閣臂以書停毫摹想是故刺王氏父子於上

其二

王右軍書絕倫錢王孫勒臂閣象以浴鶯更灑落

中硯銘

大則若舉小便於携而易潤於處惟爾縱咫而橫半

其數上是謂得中之制用以為身之矩

鼉磯硯銘

面有四星似箕其二沒於池而底則七儼然北斗列次以其常不見也故

戲之用僧

張一行事

箕翁舌領河水斗何之化七豕隕而為石兮歸野史

碗銘

飯於人何德飯於已何力

海螺銘

唇之便笑而不言或以其哨不言而笑其聽人之謔

已而已則不諛者與

衣袖銘

語則舉默則止小人軒軒君子幾幾

其二

有口而不語爾取有口而不啜爾節

錢伯升秋葉池硯

錢業醫工書

葉塘製古石有芒主人工者書與方箋百艸模二王

竹秘閣銘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
墨不沈肘刺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鏡

谷之神內衆聲其靡盈視之闇然虛而不明鏡之茹
賦衆形其靡淪捫之澀如明而不虛旣虛且孰兼其
精古人有言目憐心

又小研

我從拘纍爾伴肺嘉一字而關吉凶獨責中書君也
耶

徐文長逸稿十八卷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九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記

借竹樓記

龍山子名
維字子肅

辨而趣深于莊蘓

龍山子既結樓於宅東北稍並其鄰之竹以著書樂道集交遊燕笑於其中而自題曰借竹樓方蟬子往問之龍山子曰始吾先大夫之卜居於此也則買鄰之地而宅之今吾不能也則借鄰之竹而樓之如是

而已。方蟬子起而四顧，指以問曰：如吾子之所爲借者，特是鄰之竹乎？非歟？曰：然。然則是鄰之竹之外，何物乎？曰：他鄰之竹也。他鄰之竹之外，又何物乎？曰：會稽之山，遠出於南而迤於東也。山之外，又何物乎？曰：雲天之所覆也。方蟬子默然良久，龍山子固啟之。方蟬子曰：子見是鄰之竹而樂，欲有之而不得也。故以借乎？非與？曰：然。然則見他鄰之竹而樂，亦借也。見莫非鄰之竹而樂，亦借也。又遠而見會稽之山與雲天之所覆而樂，亦莫非借也。而胡獨於是鄰之竹使吾子見雲天而樂，弗借也。山而樂，弗借也。則近而見莫非鄰之竹而樂，宜亦弗借也。而又胡獨於是鄰之竹且誠如吾子之所云，假而進吾子之居，於是鄰之東以次而極於雲天焉。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東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是鄰乎？又假而退吾子之居於雲天之西，以次而極於是鄰，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西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雲天乎？而吾子之所爲借者，將何居乎？龍山子矍然曰：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吾能忘情於遠，而不

能忘情於近、非真忘情也。物遠近也。凡逐逐然於其可致而飄飄然於其不可致、以自謂能忘者、舉天下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則吾幾不免於敝。請子易吾之題、以廣吾之志。何如？方蟬子曰：胡以易爲？乃所謂借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虛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鏗然而有節、則子之所借於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錯以固、其勢昂以聳、其流風瀟然而不冗、則竹之所借於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龍山子仰而思、俯而釋、使方蟬子書其題、而記是語焉。

百昌齋記

艸以菖名者二。一曰昌陽、廣長而劔脊、根之節亦齧齧齧若廐櫪之鞭、然好生泥澤中、采葉乾之以烟帳、篲力可奔蚊、虱仲夏午節、家粟其根、屑雄黃以和酒而飲、殊苦且辛。又家插葉簷戶、神厨間云、以辟惡。一曰菖蒲、今世所珍、虎須者是也。圖經尤重之、不啻甲乙昌陽爾。而文學中六子耽之、有甚於圖經者。世所珍者、購之滿百鉢、因名其齋曰百昌。今予記、予願常往觀、欲奪其一而不可、嗟夫、虎須之重於圖經也。

則曰宜諸藥又曰服之可以壽甚則以仙中六子之
號與世之珍與予之欲奪也非以藥以壽以仙也
目耳苟欲用於午虎須者可取昌陽者而兼之耶
成子之告黃帝也有曰百昌皆生於土而歸於土歲
時記又引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菖葉生呂氏月
令無此語要未得廣成意吳人於正朔懸栢柿與柿
於堂曰百事吉予記百首齋亦効之云百事昌特少
一柿耳幸種之不妨一噓

虛室生白齋扁記

代

南華有言虛室生白矣而必先之以瞻彼闕者何謂
耶蓋白不能以自生而生於虛虛不能以自虛而生
於闕一室之間積焉藏焉物無所不飽焉猶大庭氏
之庫也猶姜里之楮而夜不見月與星也是不虛也
不虛也者不白也當其不白苟闕焉能自虛自虛焉
自白也愚故曰白生於不藏尤生於不閉不閉者闕
也猶重門洞開之謂也他日南華又云室無空虛婦
姑踟蹰政與此相印發故學道者苟能舍其藏不鑿
其戶道乍起矣雖然黑與白冰炭也老子莊生一家

也。莊貴生白老貴守黑，家人矛盾也。是不然。月一見也。晦朔則黑，成弦望則白。生矧吾儒亦曰闇然而日章，闇非黑而章非白耶？世人以文害辭者，往往牽泥若此。南雄翁小叔名某字某者，有扁曰虛室生白，叔室吾女，少而敏，可以語道者，托吾記，遂記記爲誰女之父趙其氏堂名也。

天馬山房記

天馬山在松江郡城西北二十五里許，相傳爲干將鑄劍所，舊名干山，至唐天寶間始改今名。實華亭九峰之第八峰也。九峰者曰鍾寶山，曰余山，曰細林山，曰玉屏山，曰羅山，曰鳳凰山，而鍾寶最勝，其勝以嘉樹林，曰機山，曰雲山，則最名。其名以二陸嘗讀書其處，是八山總。天馬爲九峰，去天馬皆不過里許，旣轉相映發，復有不列於九峰者，曰小赤峰，與天馬峙，殆若賓主。然夫緇黃之流，遇一丘半壑，往往剪緒其間。然按志，紀八山者，竝否。獨天馬、琳、梵多，至數十區，以故羽人、劍客、羈遊、嘯侶、踵接、肩摩，竟亦不知其何故也。此外則有大卵黃浦，遶其東西，皆不過幾里許，而

大海相望亦僅在百里間噫可想見其趣矣華亭陳仲玉氏始居城郭中隆慶壬申喪其考考以茲山屬藏遂結廬奉母氏居之亦遂讀書其中至是來遊南都一目予於市門而交之久之甚相得將別爲予陳天馬跡如右所書者使爲記以予觀於仲玉神身而睨多白多稊而不爲稊所攣其傲而將有所逃也自謂比高於墓於茲山者之三先生其把筆與錐而忽一振也自謂伯仲於二陸然此豈足爲仲玉多哉夫仲玉之來也得於天馬者不爲不多矣予顧曰此不足以及多仲玉耶仲玉其必不以予言爲然矣予聞仲玉善白蓮本師苟過之試以予言質之然不然見矣

豁然堂記 前半幅點染故佳

越中山之大者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以十數而小者至不可計至於湖則總之稱鑑湖而支汜之別出者益不可勝計矣郡城隍祠在臥龍山之臂其西有堂當湖山環會處語其似大約綠青縈白髻時帶澄而近俯雉堞遠問村落其間林莽田隰之布錯人禽宮室之虧蔽稻黍菱蒲蓮芡之產畊漁犁耜之

具紛披於坻窪烟雲雪月之變倏忽於昏旦數十
里間巨麗纖華無不畢集人衿帶上或至遊舫冶尊
歌笑互答若當時龜齡所稱蓮女漁郎者時亦點綴
其中於是登斯堂不問其人卽有外感中攻抑鬱無
聊之事每一杯曠煩慮頓消而官斯土者每當宴集
過客亦往往寓庖於此獨規製無法四蒙以辟西面
鑿牖僅容兩軀客主座必東而旣背湖山起座一觀
還則隨失是爲坐斥曠明而自取晦塞予病其然悉
取西南牖之直辟其東一面令客座東而西向倚几
以臨卽湖山終席不去而後向之所云諸景若含塞
而就曠却晦而卽明工旣訖擬其名以爲莫豁然宜
旣名矣復思其義曰嗟乎人之心一耳當其爲私所
障時僅僅知有我七尺軀卽同室之親痛痒當前而
盲然若一無所見者不猶向之湖山雖近在目前而
蒙以辟者耶及其所障旣徹卽四海之疎痛癢未必
當吾前也而燦然若無一而不嬰於吾之見者不猶
今之湖山雖遠在百里而通以牖者耶由此觀之其
豁與不豁一間耳而私一已公萬物之幾係焉此名

斯堂者與登斯堂者不可不交相勉者也。而直爲湖山也哉。旣以名於是義，將以共於人也。次而爲之記。

萬佛寺記

去京師六十里所邑曰房山。山曰大南峪，有地一頃，初結菴一區以居僧能貴。其後中人某某輩以南地頗廣且勝，又邑界也，暑雨水霜往來者衆，背僂肩頰而無憇止，思有以擴之，乃稍出醵金其黨，旁及募者以屬貴。起嘉靖辛亥迄萬曆己卯而寺成。寺有殿三楹，東西翼倍之，廚沐之楹，視其殿計將以聲衆也。置巨鐘一以飲衆也，爲井一以表衆也，爲浮屠一而佛之數則盈萬。遂名寺曰萬佛。至是工竣矣，乃來請記。今夫主人之召客也，無弗敬者也。然客三數則暇十則警百，則皇皇然惟恐其或失矣。夫敬一也而有暇與惕之分，則以客多少之故也。此何以異於合芻泥金碧以成佛，而以納之其廬，其人之驟而望之也，一則寥寥然，十百則總總然，至千且萬，則奕奕然接之，且不暇况得而易之乎。然此猶以敬言也。至其畏也。

亦靡不然。設幽都獄具而以怖夫不類其始觀夫一
署也。矍然至三五則愀然至十則毛堅而却走矣。夫
上智者不待敬且畏而自善。下愚者畏之而後善。若
夫敬而成善者。多中以上之人也。人之稟上與下者
少而中者多。則設起敬之具以成其善者。多者勝而
少者不勝。佛而至萬敬之具多矣。吾故以是某某輩
喜而輒爲之記。然吾聞貴有戒行。是庶幾於敬者。以
故今得從萬佛遷主御建慈壽寺中。

諸暨學記

暨之學自國初於今二百餘年。新者三而復圯。師靈
罔受業是者亦以居肆不專。告擬新焉。顧艱於徵發。
會有廢館錢與學畝歲入爲銀凡若干兩。計稍足辦。
於是悉取堂閣曰明倫曰尊經若殿廡諸宇一新之。
禮樂之器壞勿備者補且易之。而射之圃舊不垣浸
湮爲閭舍者復且垣之。始萬曆癸未之十月。閏三月
乃落。今夫有司之作公宇。百姓之作其私家。工竟則
有司告落於大吏。匠告於主人而已矣。縣長吏之作
於其學事工也。而道則師也。亦可徒落之而已耶。則

必有以詔之苟詔之而泛且襲其故之說猶勿詔也
今爲故之說者二曰學以明倫吾安得不曰明倫曰
學以務尊經而窮之備實用毋勦舊括吾安得不曰
窮經省舊括然明倫而必強追以古膠庠之迂習尊
經省舊括而令盡舍其制科一意於絕韋則法堂艸
且深數尺矣又何庸於取屋肆而新之耶今夫忿戾
與婉愉均動於形色也忿戾爲勞婉愉爲逸泛記與
專精均役於心思也泛記爲勞專精爲逸人情莫不
惡勞而喜逸且逸之效博而勞之效微也而今之爲
子弟於家爲士於類者顧舍婉愉便忿戾黜專精崇
泛記如此乎其惡逸而好勞舍效之博而群趨於效
之微也此何說耶意者詔之者之迂而人苦於從如
吾前所云也故不得不悉畔而去之耶然而易忿戾
爲婉愉務專精舍泛記其勞逸之相去旣如彼而倫
由之而日明經由之而日窮以尊效之相百也又如
此亦可委曰迂也而苦於從耶鑿之於病者也布方
回也而引劑異也則病有愈有不愈他人之詔明倫
與尊經也布方醫也予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引劑醫

也。雖然之詔也。非通詔也。不病者不俟於布方矧曰引劑吾敢謂暨之士盡病耶。僚丞某君某均與於作且詔董役者其則勞爲多。

刑部題名記

代

刑部之有題名始尚書白公昂歷若干年而萬公鏜復修之。白公有記萬公未及記而遷吏部以歸其後何公鰲始復爲記大約白公之舉是役也其序長貳直以蒞官爲先後不問其位次而萬公則更之先長次一加侍又餘其下方以便再書。瑣至邑里遷代亦

復不遺然而邇建置別沿革以及諸司分合之詳蒞政官守之法而又繼之以勸戒以示後人。則白公創始之勤不可少也。至是若干年矣其爲長貳又若干人矣。茲而不繼後將益荒匪直無以示後且重違前人故予謹書長貳諸公於石如舊法而贅之以言曰古之詮圖經者其藥石之名備矣及唐而修本艸拾其遺而不載者無論數百種皆補羸而決滯者之資也。至於名鑿劑療之案若其人之姓氏邑里則自和緩扁倉以至於近代之朱李蓋有後先相望而歲不

勝書者、使後之爲醫而漫者、則亦漫而已矣。其謹者、則必求得其人、曰某也、用某方、療某疾、吾謹視之、而其法始不乖、否則亦漫而已矣。今形之補羸而決滯、猶之醫其牘也、猶之醫之案、其用某法以治某事也、猶之本艸、與圖經之藥物也、而不著其人之名、與氏、則於和緩、李朱、亦漫焉、不知其爲誰、而莫適所宗矣。由此觀之名氏之著、與湮也、豈細故耶、創者倡矣、而繼者不和、則亦久而相與入於湮矣。

三賢祠記

溧水有倉曰便民者、在日球湖之去縣可五十里、所湖濶而險、輸者多覆、又以其遠、須守、南畿將卒、苟不以時至、則不得支、支則邑長吏又不得數往視、於是守則得侵耗、支則多爲將卒所掊、剋民苦之、及賀侯某者、來知溧、問民所疾苦、有言其不便者、侯於是徙球湖倉、倉於紅蘭埠、埠去縣可二十里許、邑長吏可旦夕一往返、則畿甸來就支者、長吏便輒往臨民、有所恃、徒卒禁不敢多索斗升、又近也、易守無侵耗、無風波也、無覆民坐失三惠、得三利、而侯爲政、又且

先大體廉仁以才今其去召之日月爲御史若干年矣而民思之爲祠於某所祠成乃因某人來請記於予且曰繼侯令有傳侯某繼傳侯令者有吳侯某其賢猶賀侯也民並德之將亦並祠之抑亦可並記之耶予以賀侯方在要津吳侯方在邑今茲之舉似不能無疑於好事之口若傳侯則譴者也民何附而何援哉用是益知二侯之果有惠於溧也賀侯於倉之役旣明白如是而吳侯則列賦書十數條其欲甦其民皆數諍於大吏而後得傳侯嘗爲鄉約書數百言閭閻如與父子家人語要皆非容易事亭雖不同同歸於仁辟如上黨之參滇之苓粵之桂皆足以治蠱而起僵皆陳藏器之所稱而同其譜者也

修郡學記

語能纂要

郡學自府梅公某修治以來至於今若干年復就圯隆慶戊辰值廣德岑公某自南垣出知再新之計所新先師殿一廡以列賢者東西二門中外櫺星三卿賢之祠一凡四事而七所爲屋之間者六十有一其昔所未有南西館以居諸生者二殿於鄉賢祠以修

儀者一亭於射圃以待觀者一凡三事而四所爲屋
之間者又四十有一總之屋之爲間者百有二其諸
工費銀以兩計者四百八十有奇方事事責其成於
丞某某始已巳某月日至庚午秋八月而落成學官
子弟某某等若干人相與言曰茲役也舉則盛矣工則
巨矣德則不可以忘矣而跡則易以湮盍書諸於是
礮石紀其略如右相率而告書於某某曰古之作巨
者有書然書止以記時而已無他辭辭者非古也雖
然乃學校之興士則辭焉可也而近世碑而辭於學
者莫如新建公其言大約謂新學在有司新已之學
者在士噫至矣某則竊從而繼之曰學新而舊舊而
復新若循環然今日有司相繼而興者是已士於已
之學新而舊舊而復新必使若湯之盤銘然將屬之
誰耶某不敏敢以是爲諸君書乃若岑公治多不可
述意者如詩之有泮水闕宮以別紀魯僖公之作斯
則稱其體耶

蜀漢關侯祠記

蜀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

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土自都城下至虛落。雖烟火數家。亦靡不釀金構祠。肖像以臨。毬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醜也。雖婦女兒童。猶懽忻踴躍。惟恐或後。以比於事孔子者。殆若過之。噫亦盛矣。愚以爲侯之所以致此於人者有二。其君子見其大。則以爲仲謀以大國之君。請婚於侯。而罵其使。羈旅於強曹。沙其禮遇。一夕去弗辭。最後見逼。至欲徙避此。豈若舉將帥中無與伍者。衆庶見其小。則多取裨官。小於中語。羣居而竊異。或播諸絃歌。往往自相咄喏。如所謂操閑侯。與殿於一室。及手布妻皆正史所無事。而人共信且詫之。然而愚以爲此皆不足以盡侯也。論人者貴舉其全。而見許於人者亦問其許者之人爲何等。孔明大賢也。翼德至親且貴。且猶見短。自翼德以下。皆無當其意者。而獨許侯爲逸倫絕羣。先主英君也。爲侯報吳。寧失其國。而不悔。彼二人者。皆親見侯於平日。而深得其全。寧若後人所云。君子與衆庶。從區區一二事間。各據所見。數其美而稱者比哉。若孟子之稱孔子不同也。要其

極則直舉其高第若宰予子貢有若之所稱者以答公孫而後孔子之聖始不可以名言故予之論侯亦惟據孔明先主之所以致意於侯者而後侯之美殆不可以數而盡不如是而後之祠侯者顧獨盛於孔子不亦有遺議耶馬水口在萬山中爲備胡要地比設參將領衆三千人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軍以才勇忠廉奉朝命顧其事至則節縮已奉營侯祠爲殿者三爲門者一竝三楹而兩廡之壯潔勿侈役始懼趨君戒勿亟越若干月而成適適公書抵某某至自燕令記之遂記

稽古閣記

代

凡學之設以明倫使明倫而止於子輿氏之所謂菽提愛親敬長已也則人人取諸其身與心而足矣何煩於問諸人問諸人且無所事又何煩於稽諸古惟其自愛親敬長之端推而至於國家天下之大其禮極於五其數大者三百而細者多至於三千於是學者欲自創而爲之則不給欲自思而得之則時有限而用不可待而古先聖賢固已各竭其心思而試諸

行事歷數千百年之久會諸人之長而筆之於經以
待後來之取非一人一時之所集蓋爲高之丘陵爲
下之川澤吾夫子所稱文武之方策所致力於杞宋
之文獻者皆此道也諸經之不可以忽而後之學者
必有事於稽之者蓋如此其後闢外馳者過於懲咽
遂欲盡束文字直取明心其意本以救支離之弊而
不善學者頓入於滅裂而不可繩稽古之義且視爲
贅疣矧其地與其廬舍曾有及之者乎我明凡府州
縣所在必置學以明倫又往往置閣曰稽古以佐之

惟山陰有學乃未嘗置閣近坐前說蓋不及之矣今
貫溪徐君某賢而多文猶留心於教事始營之會有
當贖金者以告予予請於省大吏閣遂成舍三高三
丈有三尺深加三之一廣倍之始甲戌仲冬五日至
乙亥望而落之噫古人過闕則趨過廟則肅是有斯
觸則必有斯應也今閣之成也非諸子稽古之觸乎
雖然當其未閣苟有應於稽古者不聚於閣猶稽也
誰得而禁之今其旣閣使無志於稽古者卽聚於閣
猶不稽也又誰得而禁之是在諸子

養賢堂記 代不用

國初縣學籍諸生廩膳二十人，增廣倍之，於是有號房以輩居此兩等者，有膳堂以食二十人於其中，則業專而勤惰亦易以考。迨弘正以來，至於今，附學者多至四五百人，不特號房無以容，并前兩等生皆散處於外，而廩生亦罷食於其堂，堂或廢或存，在山陰者廢且二十餘禩，莫之言復。會今某侯來知邑事，比及三年，幾於無訟，爰及士類，文教大興，旣而念曰：魯朔不告羊，不可不存之。方構堂三楹於宮之右，扁

曰養賢，以待二十人之聚食，冀以專其業而考其勤惰，如前日焉。諸生相與奮起，復圖識於石，以竊比於書紳，令詞請記於予。予惟天下之事，惟實之崇，而名亦不可廢。今天子有廩以食諸生，有司作堂，以便諸生之食，與諸生食之，而不敢無所用心，以嬉此實也。作堂而必扁之，以養賢而復碑之，以闡其養之之義，此名也。彼不策而勤者，力於實而無待於警於名矣。萬一有惰者，雜於其間，俯而食，仰而見扁與碑焉，曰此爲養賢設也。吾飽賢之粟，得無孤賢之稱矣乎。

如此而猶爲名之無補於實殆未然也故予爲作
賢堂記而謹書侯之世與構堂之時曰侯

人名某以辛未進士知縣事堂始於某年月日成於
某年月日

史氏橋記

則水牌東南有洲若干某去昌安門可五里環洲而
居者不下千餘家而史氏居十之二乃多在洲中其
後有史某者從洲中徙北岸自是族人往往有北徙
者歲時禮會輒以舟苦之則易以木橋木橋善地則
又未免以舟其後某之從子曰某者罷判府歸計所
便乃捐錢買北岸可橋地長廣並丈有二尺遂治洲
北路稍率衆費枕洲而北爲石橋長可五丈濶減其
四始某年月日越幾月而成洲尚北當舟而始會者
旣便之而茲橋所關涉北則有三江抵海東則曹娥
江凡行旅賈販之往來百餘里中宜無不便者非直
史氏然也橋旣成衆圖碑之碑成來告書遂書之

正義堂記

事有一倡而和者三百人不數月率銀爲兩者千一

百四十有奇、買地百畝爲畦者、三千有六百屋之
大小合四十、諸果材蔭木不與焉、若此者、可以爲利
乎、曰利矣、曰利將以何爲、曰以冢其鄉之塋也、曰冢
何規而用利也多、若是、曰殤不冢則已、冢則未可以
百十限、歲月計也、故用畦千以待瘞、屋七以待襯、餘
二千以召種、屋十以召屋、儲其息以備新與祭、地宜
種又宜守、屋一以居守、又一息之以給守、屋五、畦六
百、免息以來種、鬼疑厲、神以臨之、觀音大士關壯謬
張英濟三尊者、時所崇、民所視聽也、祠之屋同堂以
三土之神、祠之屋以一、此皆先後構然也、而中自爲
堂者三耳、堂而南屋者四、肱堂而東西屋者各三耳
者小不適用、肱者差可小用、凡大集議若大役必於
堂、夫若此者由前而言、利矣、由後而言、利乎、抑議乎
曰、噫、義矣、匪直義也、仁禮知信、諫之矣、夫仁者何側
隱是也、側隱故冢舉而義成、冢舉故規酌而智效、規
酌故祭創而禮興、祭創故衆不爽、役俗不偷、窳而信
立、吾故曰諫也、客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舉
也、倡之者公、鄉人白子某也、白子曩見一寄觀於

而三其變始而路再而潰終而亾矣故今之始家
義終向者惻隱之仁也雖然我以義始能保人之不
以利終耶曰無之苟有之則是人能惻隱而彼不知
有羞惡此子與氏指以爲非人者而彼甘心焉豈真
非人人而奪鬼必且非於鬼客有後至者聞之再拜
而起曰諾姑置堂伺記敢以記煩曰吾不敏始聞
是者侈將以爲凡有事於茲堂者未必盡義也故詰
然不詰則亦不知凡有事於茲堂者盡義也董子曰
正其義不謀其利乃不知事固有謀利始足以正義
者不然易何以曰利物足以和義哉故知是舉者謀
利而正義者也堂何名曰正義曰宜客何名曰受采
曰彌宜

三省殿記

神祀於下土尊且靈者楚有玄帝蜀有梓潼帝君而
江右則有天師張氏三神者雖分位不同主教亦異
然至於翊衛國運爲上下尸德福則譬之殊谷內
呼響應自一而帝與師也歷代崇之至我明猶大
有騰賚自文皇帝役武當列聖承之其報典

不克虔。今上嗣位，實惟狗齊。凡有設施，朝舉夕
時和谷熟，物無天殤者。八年於斯，既乃作而思。若
凡茲大願，將人力不至於此。予將益爲民請命於百
神。於是減省尚方，益發大長秋歲羨，求淨土闡淨生
而以慈悲佳世，歿而有利於羣生者，而宮之。又治作
杠梁道路之妨於與步者，凡所疾苦於民，如已貽之。
其求以脫民之疾苦也。如脫於已。於是侍衛之臣，若
某官某君某某輩，謀所以祇承 德意，效涓滴，助滄
溟者，乃得都城之西南，曰菜市口，地可若干畝，有餘
構殿一區，肖前所稱三神者以居之，而名其殿曰三
睿。謂楚與蜀與江右也。工竣，因某請記於某。予惟天
下之事，惟不私於己而利於人，則不問其人爲何人。
其事爲何事，皆可以贊化理而不害其爲經，苟私焉
則名雖正也，而實則非。卒亦不免於禍。以予觀於某
時，假斥邪，恣佃請，舉琳宮梵土，而一歸之其家籍中。
類皆士大夫爲之，然爲之而未見其卒能全之者。至
於舍宅爲宮寺，舍其財與業以爲資，雖匹夫匹婦，
猶千百世稱其人肖其像，遺福於其子孫，未有窮。

而况於侍衛之臣。又况於仰體君上。為民祈福之
者乎。由此觀之。為正與邪。未可以虛名徇也。遂感而
為之記。曰殿之構始某年月日。越幾月日而成。費金
若干兩。殿若屋為間者凡若干。至扇鎖焚修。則謹擇
道士曰某。與其徒若干人。以克非其人則易。

徐文長逸稿卷十九